

清初才媛的遗民情怀与文学自觉

宋清秀*

<目次>

- 一、“青山自署女遗民”：清初才媛群体的家国情怀
- 二、“琼琨果出玉山中”：清初才媛群体的文学创作
- 三、“刚毅激楚之音”与“铺艳中风骨秀出”：清初才媛群体的创风格及其评论
- 四、小结

一、“青山自署女遗民”：清初才媛群体的家国情怀

考察清初闺秀的诗歌创作，离不开王端淑《名媛诗纬》(康熙六年，1667)、归淑芬《古今名媛百花诗余》(康熙二十四年，1685)等选本，其中收录诗文较多的作者，都是清初引领女性文学风尚的著名才媛。《名媛诗纬》中录诗5首以上的女诗人，清代有倪仁吉26首；朱中楣22首；方孟式21首；方维仪20首；黄媛介16首；商景兰15首；章有湘13首；沈天孙13首；屠瑶瑟13首；朱德蓉12首；祁德琼11首；王凤娴9首；祁得菑8首；章有渭7首；周洁8首；周兰秀6首；《百花诗余》中属于清代的有归淑芬64首；沈栗21首；沈贞永首14首；沈兰11首；屠菑珮8首；黄德贞10首；黄媛介7首；徐灿7首；孙蕙媛7首。在此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张鸿逵。虽然《诗纬》与《诗余》录其诗词较少，但归淑芬、孙蕙媛等人曾为其编选，还有袁半禅、段紫箫夫人、陈凤音、陈德音、李是庵等才女的评论，因而也可以算是当时的俊彦翘楚。这些才媛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关系，形成了一个覆盖江南地区的文学网络¹⁾，她们的诗文中都流露出浓郁的故国

*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禾黍之感。清初才媛大多具有遗民情怀，这些才媛一部分只是纯粹的以遗民自居的女诗人，一部分是具有理论思考的学者型的女遗民诗人。前者如黄媛介、徐灿、商景兰、朱中楣、方孟式、方维仪、李是庵、章有湘等闺秀，后者如归淑芬、黄德贞、孙蕙媛等才媛。不过这两个群体的区分并不十分严格，而且联系甚密。黄媛介与黄德贞为从姊妹；朱德蓉、祁德琼、祁得苞是商景兰的女、媳；孙蕙媛、屠菡珮、周兰秀是黄德贞女、媳、妯娌。归淑芬与沈栗、沈贞永、孙蕙媛等共同编辑了《古今百花诗余》；方孟式与方维仪为姊妹，曾编纂《宫闺诗史》。徐灿不仅与朱中楣、黄媛介、商景兰等人交好，也是归淑芬等人特别推崇的女诗人。这两类学者关注的文学视角略有不同，但她们的遗民情怀却为清初女性文学史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与黄媛介、商景兰、徐灿等人交好的吴山被时人称为“女遗民”。其《清明》诗曰：“而今何处觅桃源，风雨清明且闭门。芳草萋萋归不得，江南多少未招魂。”明朝的“桃源”因战火已然逝去，此时虽然芳草萋萋，但因故国江南的亡魂，使清明时节的雨更加纷纷。亡国之痛，身世之悲，尽在诗中。据《竹净轩诗话》说：“魏淑子为(吴山)撰诗序，邓孝威赠诗，皆目为女遗民。”“邓孝威(汉仪)题其集曰：‘江湖萍梗乱其身，破砚单衫相对贫。今日一灯花雨外，青山自署女遗民。’以其诗多玉树铜驼之感也”²⁾。吴山等才女的气节，令士人敬重。受到吴山在西湖上居住三年，因家贫，“钱塘县令张明为之分俸，可谓一时佳话。”³⁾

孙静庵编选《明遗民录》时把商景兰、刘淑英、毕着、王微、隐隐、香娘、文莺等人都录入其中⁴⁾。商景兰《哭父》诗曰：“南云烽火靖，乔木世家残。国耻臣心切，亲恩子难报”几句，描绘了烽火中的凋落世家，国耻下的泣血臣心，破家丧父的哀痛子女等画面，构成一幅鼎革之际的社会图景，表达了闺秀才女前所未有地深刻深体到的“禾黍”之感。恽珠的《国朝闺秀正始集》没有选录商景兰的作品，恽

1) 参见宋清秀，《十七世纪江南才女文学交游网络及其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 第1期。

2) 吴颢辑，《国朝杭郡诗辑》卷三十，清同治13年〔1874〕钱塘丁氏刻本；施淑仪《闺阁诗人征略》，凤凰出版社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8页。

3) 吴颢辑，《国朝杭郡诗辑》、钱仲联《清诗纪事》、施淑仪《闺阁诗人征略》、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均在载此事。

4) 孙静庵，《明遗民录》卷48，浙江古籍1984年版，第363-368页。

珠说：“如纪映淮、朱中楣、黄媛介、方维仪诸人或膺封奖，或为遗逸，均一例入选，惟祁忠公夫人商景兰、黄忠端公夫人蔡玉卿，其夫既以大节殉明，妇人从夫，自应不选，以全其志⁵⁾。”一直到清末徐世昌《晚晴簃汇诗》沿袭这种尊敬，《正始集》不选(商)媚生与蔡玉卿诗，以全其志，今从之⁶⁾。”可见清初女遗民在清代一直被尊为政治道德的典范。

朱中楣，吴騫序《拙政园诗集》载：“昔庐陵李梅公司马序其夫人朱氏远山《随草》云，余既遭时弗造，赋命不犹，从刀锋剑雨中万死一生，皆内子周旋而左右之，境遇亦良苦矣。”不仅英勇还胸怀天下，“每闲居，相与扬挖风雅，凡古今人物之贤否及世道之治乱兴衰、升沉显晦之迹，未尝不若烛照而数计之⁷⁾。”朱中楣诗《赠涂年侄女南归》诗曰：“每话家园泪雨潜，蓟门秋老雁初还。惊魂自逐潇湘水，忍见湓城山外山。”“共羨山公古道稀，黄金解尽出重围。丰城剑合珠还浦，故国文姬此日归。”因为明清鼎革，自己就如蔡文姬入胡一样，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因此“每话家园泪雨潜”，渴望有人能驱除清朝，回复大明山河，希冀能如希望蔡文姬一样有回归故国的日子。诗中的亡国之痛，读之使人黯然。

王端淑《悲愤行》写道：“凌残汉室灭衣冠，社稷丘墟民力殫。勒兵入寇称可汗，九州壮士死征鞍。娇红逐马闻者酸，干戈扰攘行路难。予居漏地不求安，叶声飒飒水漫漫。月催寒影到阑干，长吟汉史静夜看。思之兴废冷泪弹，杜鹃啼彻三更残。”则是拟蔡琰《悲愤诗》来表达自己的明朝灭亡的哀痛之情。

徐灿与朱中楣交好，且境遇相似，吴騫说：“夫人(徐灿)之境亦何已异(朱中楣)！”所以评价说“湘苹尽洗铅华，独标清韵，又多历患难，忧愁拂郁之思，时时流露楮墨间”，“俾世之论湘苹者不得仅以词人目之⁸⁾”。这种“多历患难”之感发于诗词，作品中就带有了强烈的故国之思。因此徐灿不仅仅是“词人”，是才女，更是精神上的女遗民。

黄媛介，乙酉之后，“家被蹂躏，乃跋涉于吴越间，困于樵李，蹶于云间，

5) 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例言》，清道光刊本。

6) 钱仲联，《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12页。

7) 徐灿，《拙政园诗集》，清刊本。

8) 吴騫，《拜经楼诗话》《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04册。

栖于寒山，羈旅建康，转徙金沙，留滞云间。其所记述，多流离悲戚之辞，而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既足观于性情，且可以考事变。此闺阁而有林下风者也⁹⁾”。其《丙戌清明》诗曰：“倚柱空怀漆室忧，人家依旧有红楼。思将细雨应同发，泪与飞花总不收。折柳已成新伏腊，禁烟原是古春秋，白云亲舍常凝望，一寸心当万斛愁。”诗中用“漆室女”的典故，抒发自己的家国情仇：凝望旧日山河，心中惆怅较“万斛”还重，眼中有泪似点点“飞花”，飘落得都是哀痛之情，哀思愁肠跃然纸上。

另一类学者型的女遗民以归淑芬等人为代表，她们不仅自己作诗，更通过编选具有遗民情怀的女诗人的诗集以及诗词评论来表达自己的家国政治情怀。归淑芬字素英，浙江嘉兴人，高蔡菴妻，著有《云和阁静斋诗余》。还与黄德贞、申蕙共辑《名闺诗选》。冯金伯《国朝画识》卷十六载：“归淑芬，字素英，高文学阳室也。初居花村，晚迁香溪北，偕隐联吟，辑《古今名媛百花诗》行世。有《云和阁集》。同里王方伯庭、曹侍郎溶为之序，兼工书画，然笔墨珍惜，购之不可多得也¹⁰⁾。”查继佐《罪惟录·闺懿列传》卷二十八载：“归淑芬，字素英，鸳水人，适同里文学高庭坚。刻有《云和阁》一集、二集。素英栖心禅定，僻居深村。笠山徐来宾称素英尝就其妹学诗。明季徐妹远字濮水，贻书素英：“怨尔并白，毋匿简素。”素英答书：“胡不携管城子，看花长安道。”意从其夫子振天衢也。甲申后，庭坚废应制，偕花村，与诸闺秀唱和无间，则香溪申蕙为之叙。蕙系文定公五世孙女，字兰芳。叙中有云：‘一时名淑如黄月辉、孙介畹、孙静畹、汪昙云、常俶伽，至比之前代班、谢。’又平阳氏超圣、秋泾黄德贞并有弁言，称素英之句清婉和丽，不涉诗余一字，谓得之家教，盖素英为震川之嫡裔也¹¹⁾。”沈季友《樵李诗系》中称归淑芬为“归隐君”，是因为她有遗民情怀，这可以从归淑芬及孙蕙媛等人评选张鸿述《清音集》看出。

张鸿述的诗词被选编及点评的原因，首先是其诗词的艺术价值使然，但最重要的是其所抒发的遗民情怀在当时具有典型性，可以起到激励人心的作用。冯元仲序曰：“尝考古之诗人，惟杜少陵言言皆泪，字字皆愁，无时无处不竭其忠君爱

9) 施闰章，《黄皆令小传》，载《施愚山集》，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352页。

10) 冯金伯，《国朝画识》，《故宫珍本丛刊》第463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

11) 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1986年版，第2590-2591页。

国之诚，所以为诗家之绝。千年后乃有女才郎，心少陵之心，诗少陵之诗，于忠孝节义而发为刚毅激楚之音，岂不为今古诗家之尤绝者耶。”《清音集》中诸多诗篇都体现了“故国禾黍之感”。张鸿逵《煤山怨》小序曰：“甲申初夏闻李贼陷都城作。”颜象元评道：“以和平之音接风云之气，此以《春秋》为诗。”乙酉《登楼有感》诗：“独坐危楼思渺然，凄风吹彻暮云天。遥怜万里关山月，断草零烟哭杜鹃。”顾小痴评道曰：“有禾黍之感。”辛卯年《秋日索画换米不得》：“北斗南箕迥自悬，墨痕无分换炊烟。空将蝉鬓餐风露，故把蛟绡当石田。纸上山河迷赤县，中坭禾黍怨苍天。河清固有千年问，问我生逢第几年。”顾小痴曰：“后四句是痛伤亡国之意。”正是张鸿逵有此杜陵诗心，才让归淑芬等人为之赞赏，为之编选点评。

清初女诗人群体用诗词吟唱自己的禾黍之感、漆室之忧，即张鸿逵《衔恤吟》序所说“妇女既不可以拯国难”的哀痛之情，同时也诉说着“人生惟恃忠孝活”的关注社会、关注政治的淑世情怀。顾炎武之母王氏言：“昨日梦尔父同吉，携余行于沙漠之地，此大祥也。然国事至此，死且嫌迟，死又何惜！余惓惓于尔者，不在言而在行，不在学而在品，尔固明之遗民也。则亦心乎明而已。余尝论古人，谓夷齐叩马而谏是也，谏既不从，胡弗殉国，乃登首阳采薇蕨何为乎？噫嘻，夷齐误矣！甲子以后，首阳尚得为商之山乎？薇蕨尚得为商之食乎？噫嘻，夷齐误矣！一时侪辈，莫不訾余持论之偏。梨州心韪之。则其怀抱可想。且余观尔友中，亦梨洲品诣敦笃，尔虽师事之可也。惟尔之子孙，祝嘱其为耕读中人，勿为科名中人，则尔不愧余家肖子也¹²⁾。如果说清初才媛家国情怀引领了清初遗民风尚似乎嫌过，但王氏对顾炎武的影响至巨则并不过分。

清初“自署女遗民”的才媛的诗词中，包含着跋涉避难的艰辛、羁旅异乡的困顿与从深闺流离道路的无奈，深刻表现出战争的残酷，她们笔下的诗文及蹒跚的流浪步履都是时代变迁最真实的记录；另一部分学者型的才媛则用文学点评与编选诗集的文学方式来抒发自己的蔼蔼爱家之情，表达自己的拳拳爱国之意，创作的同时，试图建构女性文学理论，故而清初闺秀文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文学价值上都具有了别样的风采。

12) 王氏，《弥留书》，载王秀琴，《历代名媛书简》，第44页。

二、“琮琤果出玉山中”：清初才媛群体的文学创作

清初才媛有诗文传世的女作家数量很多，仅王端淑《名媛诗归》所载就有800多人。不过目前流传下来且笔者所寓目的别集只有约150种。闺秀才媛在其擅长的诗词领域内作品数量多，题材丰富，如咏史诗、梅花诗百首、落花诗三十首、回文诗等等；还有文章游记、文献整理、史学传记、诗话理论等着作。正如张鸿迷诗中所云“琮琤果出玉山中”，在女性文学这座有待发掘的玉山中，琳琅满目的琮琤硕果，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及社会价值。

清初才媛有温柔敦厚之作。如沈蕙玉《四箴诗》曰“天生烝民，有觉其性。阴阳肇判，含元达顺。琴瑟载咏，苹藻攸司。夙夜用敬，犹惧或亏。无日深闺，莫余云觐。淑慝在躬，指视暗室。维椒与兰，植于中田。我思君子，淑慎塞渊¹³⁾。”将女诫妇职用四言诗来表现，妇德与女才完美结合。

有柔美清新具有女性特征的诗词。王朗“抱月怀风绕夜堂，看花写影上纱窗，薄寒春懒被池香”之句，陈维崧说“抱月四字，非温、韦不能为也。‘绿肥红瘦’何足言警¹⁴⁾”，对其评价甚高，认为从艺术价值上看，可超过李清照的名句。王凤娴有《过严陵钓台》：“钓台寂寂枕寒波，烟水依然客再过。千古山灵对世泽，汉家宫阙黍离多。”其诗词被范廉等人评为“高华绝响钱。刘，清新迥出温、许¹⁵⁾”。还有如烈妇吴宗爰《梳子同心图》这样的灵心妙思。《两浙轶轩续录》载：“（宗爰）尝用《璇玑图》例为《同心梳子图》，外为六出，象梳子花，其缘各书七言诗一联，内书八十一字，以雪字居中，析为雨山二字，纵横回互读之，得五六七言诗及长短句四十余篇，其巧慧类此¹⁶⁾。”

此外，亦不乏古文大家。清初杭州才媛顾若璞¹⁷⁾被认为是一代女宗，她的文章备受赞赏。其《卧月轩集》中收录《先夫子行状稿》、《先舅少参寓庸黄公塬配赠

13) 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卷一。

14)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一，第1746页。

15)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一，第1742页。

16) 潘衍桐，《两浙轶轩续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685册，第155页。

17) 顾若璞(1529—1681)，字和知，浙江钱塘人，晚明上林署丞顾友白之女，同邑贡生黄东生茂梧妻。著有《卧月轩集》。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206—209页。

孺人沈姑行实》、《孙女竣儿往生纪实》、《家妇丁氏圻志》、《金母耒》、《江母许硕人传》；《虞夫人四十寿序》、《浩封淑人徐老亲母五十寿序》、《丁老亲母张夫人四十寿序》、《分析小引》、《草创宗谱置祭田示灿、炜两儿》、《卜置祭田》、《闺晚吟题辞》；《西园记》、《驱鼠文》、《听经》等文章十六篇，加之《卧月轩自序》、《古香楼诗序》等¹⁸⁾。王渔洋《池北偶谈》云：“近日，武林黄夫人顾氏，名若璞，所着《卧月轩文集》，多经济大篇，有西京气格。常与妇女宴坐，则讲究河漕、屯田、马政、边备诸大计，副笄中乃有此人，亦一奇也¹⁹⁾。”清中叶才女赵葵《黄夫人卧月轩集跋》具体评价其文章佳处曰：“近代妇人能古文者不多见，余生平所见妇人别集中有古文者，唯明季钱塘顾知和《卧月轩集》而已”，“其文爽朗苍坚，无洪涩脂粉态，如《先夫子行状》、《先舅姑行实》，《子妇圻志》，质直疏快，不加文饰，而立言得体，饶有劲气，他如《述古警女》、《分析小引》、《创宗谱祭田》诸篇，无意为文，而委曲肫挚，言皆有物，寿序数首，并能脱离窠臼，叙次有法，杂文亦古雅秀润，当推作者，一时殆罕有其匹²⁰⁾。”仔细研读顾氏之文，觉这一赞誉并非夸张。顾氏诸文的确既有女性的温柔细腻，清丽隽永，而又议论高拔，苍秀古劲。

清初寿序已经成为一种文体，而且几乎所有文人都有寿序作品，但是一般无甚新意。行文通常有较为固定的格式：一、寿星的出身和家世；二、寿星的生年；三、父祖的官历；四、子孙的官历、女儿的夫家；五、寿星的女德(如侍父母、训子等)²¹⁾。语言描述上也有一定的格式，称颂寡妇守节，引用《诗经·柏舟》；赞扬慈母恩德，则引用《凯风》中的句子。作寿序的文人常引用《列女传》中的女性来比喻称颂对象，使用的典故范围有限。但一些闺秀才媛撰写的寿序却迥然不同，运用新颖的表现手法，使“她们的寿序文更为细腻和深入，通过生活中的一二细事，将女性独特的妇德、妇言、家庭观、教育观一一展现，更为深入地呈现了明清之际女性对自我家庭角色的扮演和闺阁生活的体悟²²⁾”。顾若璞《浩封淑人

18) 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208、757页。

19)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五《妇人经济》，四库全书本。

20) 赵葵，《滤月轩文续集》，清刊本。

21) 参见野村站子，《明清女性寿序考》，《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2) 贺晓燕，《明末清初女作家顾若璞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徐老亲母五十寿序》被时人誉为“叙次层递有法，如回澜叠嶂后引入大议论，绝非巾幗语²³⁾”，仔细研读此文，赞誉还是符合事实的。文章开始介绍徐母家庭背景，“西湖距太末六百里而遥，余戚属未有通婚者，有之自吾女赵始。”继而叙述文章创作缘由：“今年三月淑人春秋五十矣。二子灿、炜谋所以介寿者，谒余文。”这里叙述徐母的品德时，则未按照惯有的程式，而是通过顾若璞与黄灿问答的形式一层一层展现徐母的品德：首先说明她是能遵妇职的贤妇；其次说明她是能教子的贤母；再次是能秉承孝道的贤媳；最后则是有不妒之德的贤妻。通过这样抽丝剥茧的层层叙述之后，顾若璞对徐淑人关注世事、襄助丈夫平天下的志业作了总结：“虜寇交讐，民生狭隘，乃顾瞻天下，惟闽独完。问谁领方岳，则方伯公也。而淑人左右之。”因为“淑人以御妾之道相公，为天下庇材，则败革屑木溲渤之细，无所漏；以御仆之道相公，则为天下击奸，则城狐社鼠之蠹无所容。内填抚百姓而外却四夷，以登斯民于寿域。”只有这样的女性才是值得顾氏赞美的，所以结尾以二子之语点出此寿序的意义。黄灿曰：“微母言，儿壹不知淑人之德之大、寿之远至此也！”这篇寿序结构完整，层层深入，构思巧妙，议论高扬，不愧被赞为“叙次层递有法”，“脱离窠臼”，且“立言得体，饶有劲气”，堪称当时女性文坛“大作手”。其他文章如《丁老亲母张夫人四十寿序》被赞为“人奇事奇文奇俱有列丈夫气”，《分析小引》则被称为“其迂回曲折之致，即昌黎手笔不能过也”。

清初的女性还有一些史传作品，现在流传不多。据才女周庚《与仲嫂书》其五所言“《三国志》经嫂点定²⁴⁾”可知当时才女曾点校《三国志》。梁山舟夫人《论史书》曰：“周公诛管蔡，史称大义灭亲，予窃不然。当孟津伐商而后，既指纣为独夫，何以犹有多方之训，顽民之梗乎？况武庚为商之宗支，其在殷也，安知不日复仇为志？及使管叔监之，其志必灰。何也？叔固周公之兄，而新朝之懿亲也。则其以殷畔也。必管蔡导之。而武庚使敢毅然发难。使管叔所辅非武庚，或如石厚之州吁，则谓大义灭亲可也！今既辅得其主，虽周之叛臣，而实商之忠臣，则谓之大义灭亲，不可也²⁵⁾！”此种说法新颖有见地，出于妇女女子之口，无怪乎梁山

23) 顾若璞，《卧月轩集》评语，北图藏清顺治刊本。

24) 周庚，《与仲嫂书》，载王秀琴，《历代名媛书简》卷二，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4页。

25) 叶玉麟，《历代闺秀文选》，大达书局1936年版，第149页。

舟笑曰：“此说虽创而有理，然周公之罪人矣²⁶⁾。”不仅论史有识，且条理清晰，“笔亦超俗”²⁷⁾。后来广东才女李晚芳《读史杂记》沿袭这种史学风尚，并且发扬广大。

才女周庚的尺牍清雅，且纵论诗学源理。《与夫书》说：“离骚之所以妙者，在乱，辞无绪，绪益乱则忧益深，所寄益远古人亦不能自明。读者当危诚正求其所以然。知粹然一出于正，即不得已奥郁高深奇之也²⁸⁾！”此段议论对于《离骚》的艺术手法的论述新奇有见地，前人或未从此处着眼，以乱为《离骚》妙处之所在。此外，吴柏《寄吕家姊》书信中亦关于诗学理论的阐述。

综上所述，闺秀之所以能在清代女性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其性别，而是因为其超越性别的文学才华的表现，这样的作品才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

三、“刚毅激楚之音”与“铺艳中风骨秀出”： 清初才媛群体的创风格及其评论

受到时代影响，清初才媛学杜之风盛行，闺秀创作了许多具有“刚毅激楚之音”颇似杜甫风格的诗作；同时，受传统诗学的影响，注重情景交融、自然轻妙、以情感人；而且最重要的是才媛因性别关系，最作品中还有独具女性魅力的风格创作，就是“铺艳中风骨秀出”。从清初开始，秀丽婉润的创作风格一直是女性的审美理想。

清初才媛因为世变，故而诗作多有壮怀激烈之感。如刘淑英的《题壁诗》曰：“消磨铁胆甘吞剑，扶却双瞳欲挂门²⁹⁾。”此诗背后的本事据徐鼐《小腆纪闻》记载刘淑英七岁时父罹祸，其母萧氏“陈其父书，自课之，旁及《司马兵法》，公刘剑

26) 叶玉麟，《历代闺秀文选》，第149页。

27) 叶玉麟，《历代闺秀文选》，第149页。

28) 王秀琴，《历代名媛书简》卷二，第6页。

29) 钱仲联，《清诗纪事》载此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08页。

术，至普门经咒，莫不精贯³⁰。”甲申之后，刘淑英“因散家财，募士卒，得千余人，并其童仆婢媵，部勒之成一旅”。顺治三年，南明楚将张先壁驻扎永新，刘淑英带兵见之。“流涕指陈大义，诸军胥变色，拱立听命。”但“先壁不敢赴敌，且微露欲纳淑英之意。淑英乃大怒，就筵间拔剑将斩之，先壁惶遽还柱走，一军皆甲。淑英叱曰：‘汝曹何怯也？怯如是而能赴汤蹈火乎？此吾自不明，吾自误。吾一女子耳，又安是甲？’大书壁上云：‘销磨铁胆甘吞剑，扶却双瞳欲挂门。’从容北向再拜曰：‘臣妾将从先国母周皇后在天左右矣。’先壁悔且惧，率麾下叩头请死。淑英曰：‘妇言不出于阃，吾以国家蒙耻，以至于此。事之不济，天也。将军好自之。跨马竟去，尽散所部，归田里，独辟一小庵，曰莲舫，迎其母归养，奉佛以终³¹。’”刘淑英临死前作《闻雷》诗有“迅雷欲雨清且幽，天公慰我困龙愁”之句，以困龙自喻，以示不忘家恨国仇。刘淑英散财募兵的义举，虽不能改变明朝覆亡的命运，但却对当时的女性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吴黄曾作《闻刘节妇淑英倡义勤王》诗云：“天纲竟坠地，倡义对故宫。白面谭兵有，红妆殉国难。王章还有女，吕母本无夫。我亦髡髻者，深闺愧执殳。”吴黄的这种“深闺愧执殳”之感代表了闺秀才媛在国家危难之时的政治情怀，这种情怀让她们的诗文颇得杜诗之味，充满了刚毅激楚的家国情怀。

与刘淑英相仿的才女毕着曾“入军营而杀贼，虎穴深探；夺父尸以还山，龙潭妥葬³²”的英勇，清沈来远为毕着《织楚集》序云：“梨花枪万人无敌，铁胆弓五石能开。”更加惨烈的是才女用生命谱写的绝命题壁诗。广陵女子《题壁》说：“将军空自拥旌旗，万里中原胡马嘶。总使终生能系颈，不教数载泣明妃。”江阴女子《题城墙内》说：“血(此肉)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忠未肯降。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淮上女子《新乐县南关题壁》说：“北去南来空自猜，边愁为膺几时怀。妾心最慕汉天子，自将单于不敢来。”杜氏妇《绝命诗》诗说：“不忍将身配满奴，亲携酒饭祭亡夫，今朝武定桥头死，留得清风故国都。”刘氏的《绝命词》说：“生有命，死有命。生兮妾身危，死矣妾心定³³。”这些诗歌真实记载了清初的世情，百

30) 徐鼐，《小腆纪传》，《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五辑，台湾大通书局，第852—853页。

31) 徐鼐，《小腆纪传》，《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五辑，台湾大通书局，第852—853页。

32) 徐鼐，《小腆纪传》，《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五辑，台湾大通书局，第853页。

姓的流离凄惨的境遇，深具杜诗的诗史精髓。

清初学杜诗风盛行，一方面则是世情所致；一方面是才媛有意为之。张鸿逵《九日不见菊》有“苍雁声谐风里角，碧梧愁送晚来砧”句，其兄评曰：“声调逼真老杜。”张鸿逵《寒松引》诗，孙蕙媛评曰：“四句一篇，筋节妙在参差变调出之”；归淑芬评曰：“住有劲力”；《草堂》诗，归淑芬评曰：“极悲壮”；《丁巳冬日渡钱塘江志感》诗，陈凤音评曰：“悲壮却自气慨，五言律如此起句，盛唐甚少”；《端午》诗，孙蕙媛评曰：“萧条语中出之甚壮”；归淑芬评曰：“极悲壮”。这些诗获得的评语均为“悲壮”。清初才媛在诗法传授上也为重视杜诗的创作。林以宁《诸子问诗法口占》曰：“四杰新吟开正始，高岑诸子各称能。英华敛尽归真朴，太白还应让少陵³⁴⁾。”不过，另外一种闺秀诗作风格也被赞赏。如张鸿逵的张鸿逵《赠别佟少君》诗云：

访胜天台路不穷，琼琨果出玉山中。光含桂魄英华满，瑞结松根琥珀融。
 学士曾夸无女贵，经传犹合二南工。自怜绣阁儒冠误，久识金陵王气雄。
 枝上乳乌方爱日，江边彩鹞欲乘风。牵裾浪绾留仙带，赠珮多趋拾翠丛。
 野鹤批翎徒拜舞，文鸳顾步倍玲珑。永怀之子临波渺，有美伊人落照红。
 蕉叶莫随河朔主，鹞裘貽笑酒家翁。飘零魂梦花间蝶，怅望蒹葭塞上鸿。
 把臂细论千里意，悠悠只与白云通。

归淑芬评价说：“此诗卢骆避席，彼专主铺艳，而此铺艳中风骨秀出，彼平行散漫，此结构紧峭，气脉融贯，故胜。”这个评价不同于张鸿逵其他诗歌中的悲壮高远的杜甫风格，铺陈艳丽与风骨秀出更具女性特征。这是女性自身性别所致。才媛“身既为绮罗香泽之人，乃欲脱绮罗香泽之习，是其辞皆不根于性情乎？不根乎性情，又安能以作诗哉³⁵⁾。”所以女子感伤世事，可以刚毅雄壮；思亲怀夫之时，可以情真语挚；在抒发情怀之时，可以灵妙秀丽。这种艳丽秀婉具有女性特征的诗歌在清初亦有很多。

才媛吴肫虽然被列入《明遗民录》，但其诗歌却轻艳秀雅。《艳曲》曰：“金屋暖

33) 均见《国朝闺秀正始集》卷一；钱仲联，《清诗纪事》亦载这些诗作。

34) 林以宁，《墨庄集》，清康熙刊本。

35) 沈彩，《春雨楼诗集·跋书蜀花蕊夫人宫词》，民国13年(1926)影印本。

长春，兰阶人似月。但愿如月圆，不愿如月缺。赠妾紫金环，遗郎白玉玦。郎恩环不解，妾心玉比洁。”《采莲曲》曰：“弱柳系游骢，丛花映娇面。郎珮紫纹囊，依从扇底见。”纪映淮《桃叶歌》诗曰：“清谿有桃叶，流水载佳人。名以王郎久，花犹古渡新。楫摇秦代月，枝带晋时春。莫谓供凭览，因之可结邻。”可以说艳丽又秀婉动人。

带有女性特色的夫妻唱和诗歌感人至深，为时人欣赏。如顾姒有“花怜昨夜雨，茶忆故山泉”，赢得时人赞赏。宋牧仲中丞《赠鄂幼舆》诗云：“闺中有良友，茶忆故山泉。似此惊人句，难为赠妇篇。画眉君暂辍，下榻我相延。赋就滕王阁，灵风促转船。”王渔洋盛赞其“一轮月照，一双人面”句。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六《谈艺六·蟹字韵诗》载：“顾姒字启姬，杭州人，适鄂生某。康熙庚申，从其夫至京师。尝见所著《静御堂集》，小赋诗词颇婉丽。九日，予与同人饮宋子昭工部小园，限蟹字韵。翌日鄂诗先就，顾代作也。其末云：‘予本澹荡人，读书不求解，尔雅读不熟，螿螟误为蟹’。予惊叹。顾善歌，所制词曲有‘一轮月照一双人面’之句。予最赏之³⁶⁾。”朱柔则丈夫沈方舟“久客红兰主人邸第。道珠(朱柔则)画《故乡山水图》以寄。红兰主人见而作诗，有‘应怜夫婿无归信，翻画家山远寄来。’遂厚赠之，方舟旋归。一时传为佳话³⁷⁾。”其《河渚观梅约顾女春山》：“相期河渚玩春华，一棹迎风路未赊。楼外有梅三千树，美人不到不开花。”因为夫之妾所作，被认为深具风人之旨，具有不妒的气度。不过这首诗与柳如是的名句“桃花得气美人中”的艺术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时，闺秀才女争相唱和王渔洋《秋柳词》者甚多，如苏世璋、何佩珠等才女都有唱和之作。王渔洋《秋柳词》虽然具有怀念故国的情怀，但是才女更重视的则是《秋柳词》中“美丽的语汇和意象，流动的富于音乐感的节奏”，更是其“朦胧其义而又风神摇曳、情韵清远的格调³⁸⁾”博得了才女的喜欢，《秋柳诗》含蓄朦胧的抒发内心情感的方式与女性的秀婉风格一致。苏世璋“枚叔不逢空旖旎，小蛮欲别尚缠绵”抒发的是赞扬的情感呢？无需仔细阐释，因为“一曲凄凉羌笛里，无情有绪

36) 施淑仪，《闺阁诗人征略》，第1798页、钱仲联《清诗纪事》，第15651页均载此事。

37) 雷瑛，《闺秀诗话》，第960页。

38)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总难论³⁹⁾”；何佩珠“斜倚画阑娇不语，幽情应与世相违”的幽情是什么呢？是“漫道轻盈桃叶渡”之后“梦醒华清事已非”的感叹吗？这就是女性所要表达的自身飘渺的心绪，但基点却是无限的才情和内心真实的感触。

只要是真情流露于诗篇，就是好诗。因此激刚劲具有杜诗风格的写作被赞赏。钱仲联《梦苕盦诗话》⁴⁰⁾载薛秀玉(绍徽)及其《老妓行》诗，论曰：“虽沈博绝丽，未逮樊王二家，而翔实胜之。出诸闺秀手笔，尤为难能可贵。”可见女性笔下的纪事叙史的诗歌风格被学者赞赏。而有烈行之才媛更得到诗人追念。钱仲联《诗话》中第98则讲刘淑英条未载其诗，收录赵孝在(允怀)《小松石斋诗集》中《刘淑英》长古一首“志其本事如此。”第310则记载程春海(恩泽)先生为清初才媛沈云英所作的《忠孝女沈将军歌》。诗话中还收录了两位才女：第99则载“清初永康闺秀吴绛雪(宗爱)，色丽才清，人称‘桃溪女史’。归邑诸生徐明英，早寡。通音律，善写生，并设色山水。尝作《同心椀子图》，回文绣为镜囊，纵横读之，得诗词数十首，见者叹为工绝。”第191条载“澄宇夫人陈秀元(家庆)女士，湖南宁乡人，今日有数之女诗人也”，并录其七绝《自遣》一首云：“悔从阆苑到人间，梦里依稀自往还。弱水他年如有力，愿浮花片返蓬山。”最后评论：“仙骨珊珊，纪阿男、王采薇不得专美于前矣。”可见在钱氏心中，女子诗歌之精髓在于“仙骨珊珊”。翻检其主编的《清诗鉴赏辞典》中收录六位清代女诗人及其诗词，可以与这种诗学观念相参照。

《清诗鉴赏辞典》中收录了徐灿的《送方太夫人西归》诗：“旧游京国久相亲，三载同淹紫塞尘。玉佩忽携春色至，兰灯重映岁华新。多经坎坷赠交谊，遂判云龙断断夙因。料得鱼轩回首处，沙场犹有未归人。”评曰：“朴素无华的诗，唯其真实的再现了一段境遇中的真实状态，竟也楚楚动人，摇曳生姿在诗国里⁴¹⁾。”顾媚《自题桃花杨柳面》诗曰：“郎道花红如妾面，妾言柳绿似郎衣。何时得化鸚鵡鸟，拂叶穿花一处飞。”这首诗写得极美，宛转低回，情意无限。论者曰：“桃花灼灼，杨柳依依。无论在男儿眼中还是女儿眼里，都是极具女儿情韵的两处好景。所以从

39) 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0)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59页。

41) 钱仲联，《梦苕盦诗话》，载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版。

《诗经》开始。中国的诗词文赋中，每一树夭桃，每一条弱柳的姿影里，都摇曳着女儿的笑靥或愁魂。”所以“纵使是世人眼中萧散疏朗有林下风风致的顾横波女士也要绘一幅桃花杨柳图来书写心中的女儿情怀，并将它呈给自己的情人看了42)。”这两首诗无论是平淡隽永还是艳丽多姿，都以情为主，以真情感人。席佩兰《寄衣曲》也是以情动人。“欲制寒衣下翦难，几回冰泪洒霜纨。去时宽窄难凭准，梦里寻君作样看。”论者曰：“全诗语从肺腑只能怪流出，炼字精审却又出自天然，形象鲜明，意境深远。诗如行云流水，然而仔细寻绎，却又移步换形，千回百折，愈转愈深，令人回味无穷43)。”仅仅是以情感人，未能说明闺秀诗歌的特色，闺秀诗歌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还在于其艺术价值。纪映淮《秦淮竹枝词》诗曰：“栖鸦流水点秋光，爱此萧疏树几行。不与行人绾离别，赋成谢女雪飞香。”此诗曾被王渔洋赞赏，有“栖鸦流水空萧瑟，不见题诗纪阿男”。论者曰“栖鸦流水点秋光”中“点”字化用秦少游的词，但“秦词‘点’是量词，这里却用作动词，‘点秋光’三字意味着；‘栖鸦’和‘流水’点染成一片秋色。”“不与行人绾离别”句用“拟人的手法十分婉妙，曲曲传出作者的离情之外，还有一点风趣。”“赋成谢女雪飞香”这诗句本身也很造奇。运用谢道韞咏雪的典故，“因飞絮是视觉的图景，而诗句是想象的语言。彼此呼唤，也有通觉的妙用44)。”抒情的同时，兼顾艺术手法的运用，如炼字精审与推陈出新，达到情景交融的最佳境界，才是好诗。如柳如是《西湖八绝句》中的：“垂杨小院秀帘东，莺阁残枝未相逢。大抵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论者曰最后一句“达到了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有积极结合，从而造成一直那个独特的艺术美45)。”上述五首诗歌突出表现了“风骨秀出”的女郎诗风格。姚淑《过洞庭湖》诗是六首诗中评价最高的，这暗合了传统闺秀诗的审美理想。“一入洞庭湖，身似飘入无。山高何所见，风定亦如呼。天地忽然在，圣贤自不孤。古来道理大，知者在吾儒。”论者曰：“此诗艺术造诣，有两点值得标举。第一，是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一等相称，有机融化为无限壮美的诗意境。剧目浩瀚

42) 钱仲联主编，《元明清诗鉴赏辞典》清·近代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797页。

43) 钱仲联主编，《元明清诗鉴赏辞典》清·近代卷，第900页。

44) 钱仲联主编，《元明清诗鉴赏辞典》清·近代卷，第1038-1040页。

45) 钱仲联主编，《元明清诗鉴赏辞典》清·近代卷，第1038页。

无涯际的洞庭湖自然壮观，与印心千百世山西的圣贤儒者抱负，皆具有撼人心人的艺术力量。浑然融为一体，更为美善圆满。第二是艺术风格特别清奇。与一些女诗人之脂粉气、纤巧态绝缘。清，谓其情感清醇深厚。奇，谓其志气卓犖不凡。李长祥《海棠居初集序》：‘仲淑诗和秀而大要清也⁴⁶⁾。’姚淑的诗句被她的丈夫兼诗人的李长祥评价为具有“和秀”的特征，这个特征与“清”这种一直以来的传统诗歌审美特征相结合，就是具有女性风格的审美理想的“风骨秀出”了。姚淑的诗歌具有了这样的风格，因而具有“撼人心人的艺术力量”。

清初才媛的诗歌风格是多样性的。王端淑《名媛诗纬》的编纂表明女性文学史是独立的，是能够与男性“诗经”并驾的“诗纬”，能够写出与男性一样出色的诗史作品；同时女性编纂选集，命名为《百花诗史》则说明闺秀还有自己的独特的审美理想，象“百花”一样艳丽秀婉，能够“铺陈中风骨秀出”。

四、小结

明末名妓文学拉开清代女性文学的序幕之后，清代各个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都很旺盛，但各时期都有自己的特点。清初才媛群体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女诗人的遗民意识、家国情怀及女性文学自觉两个方面。女性文学自觉又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及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与不断完善上。在文学创作与理论建构的互动中，闺秀本身更具文学自觉性，女性文学批评更具学术性，文学创作更具丰富性。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女性文学得到长足的进步，为清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和理论基础，形成了清代女性文学的第一个高潮。

〈参考文献〉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6) 钱仲联主编，《元明清诗鉴赏辞典》清·近代卷，第792页。

- 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从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版。
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钱仲联主编,《元明清诗鉴赏辞典》清·近代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叶玉麟,《历代闺秀文选》,大达书局1936年版。
王秀琴,《历代名媛书简》,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

〈Abstract〉

Talented women showed family country mood, literature, consciousness and serious attitude,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literary works, but also to the selected works, the compilation of comments women Anthology of poetry to construct the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the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has certain academic. In the interactive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Talented women more literary consciousness,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more academic, literary creation is more ric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liter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laid a solid literature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med the first climax of feminine liter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关键词：遗民情怀, 文学自觉, 创作, 理论, 写作风格

이 논문은 2013년 11월 15일에 접수되어 2013년 12월 15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13년 12월 20일 편집회의에서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